

人性的阴暗面到底有多可怕？

准备考研，男友带我回他老家旅游学习。

他家在一个山里面，风景美的不像话。

奇怪的是，夜里我总能听见后山传来女人的哭声，男友对我的态度也越发疏离。

我偷偷定位了男友的手机，趁着天黑透悄悄摸出了家门，直觉告诉我，这背后隐藏着整个村子的秘密……

又是一年考研季，我抱着厚厚的资料和笔记本电脑拖着僵硬的身子回了宿舍。

刚到宿舍就听舍友们在说什么八卦，我资料都没来得及放下就凑了过去。

「背着我说什么八卦呢？」

跟我并排睡的章玲玲推了推眼镜，满脸惋惜道：「隔壁舍花的高中同学跟驴友去旅行结果在山里失踪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网上都爆出来了，舍花现在还在那边哭呢。」

「我去？什么情况啊？真的假的？」

我回着话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不为别的，因为最近我也打算出一趟远门，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准备考研的我迫切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我男朋友徐辉就跟我说是去他老家那边待一段时间。

他父母兄弟都在外面上班，老家也没人，村子里的人也多半去城里了，即便是大白天站在村子里也听不到多少声响，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我定心学习了。

我本来不想去的，可看了徐辉拍的他老家的照片，我又改变了心意，他老家的风景实在太美了，整个就是一没开发的天然景点。

我抱着旅游学习的想法答应了下来，可此刻听到舍友的这些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有种不安的情绪。

章玲玲撇撇嘴，又惋惜又有点活该的语气回道：「听说是在网上认识的驴友，她其实也挺谨慎的，约了几个女孩子一起去的，最后却只回来一个，现在连搜救队都已经放弃搜救了，八成是凶多吉少了。」

「要我说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就不该去那些陌生不熟悉的地方，自己倒霉有时候还得连累旁人。」

睡我对面的舍友说着起身出了宿舍。

我没有回话，坐在书桌前给徐辉编辑了一个信息跟他说我不想去了，还没等我把信息发出去，徐辉先发了信息过来。

说是票已经买好了，老家那边的房子也让家里的亲戚去收拾过了，我们过去就能住。

他这样一说，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删掉已经编辑好的信息，给徐辉回了一个好。

三天后我和徐辉一起踏上了去他老家的火车，趁着他上厕所的时候我鬼使神差的给章玲玲发了个一个信息。

跟她说了我的去向，还有我男朋友徐辉的情况。

徐辉已经毕业出来创业了，因为还没创业成功，所以他一直不让我跟朋友说他的情况，只说等他事业小有所成的时候再公布两人的关系，我倒也无所谓，便一直没提这事。

我也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反正给章玲玲发了信息之后我莫名的安心了不少。

章玲玲收到信息不免一番感慨吐槽，不过最后还是嘱咐我注意安全，跟我约定好每天晚上六点给她发一个信息，如果我接连两天没给她发信息的话她就帮我报警。

有了个约定我的心就更定了。

从我们大学的那个城市到徐辉老家要一天一夜的火车，等我们下车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徐辉的老家果真如他说的那般漂亮，尤其是越往乡下去就越漂亮。

等我们出租换客车，客车换三蹦子，三蹦子换摩托车之后我们终于到了徐辉家的村子。

他家在一个山里面，风景美的不像话，小桥流水，青砖黛瓦，就跟一幅画一样。我几乎刚一进村就被陶醉在美景之中了。

就在我沉浸在徐辉老家的美景之中时，一个东西突然冲我飞了过来，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一串鞭炮在我脚下霹雳吧啦的炸了起来。

吓的我魂都要没了。

不等我回过魂来，就见一个高高瘦瘦穿的邋里邋遢的男人一边拍着手一边傻笑着唱起歌来。

「放鞭炮，迎新娘，新娘是个美娇娘，美娇娘生的俏，那边的男人都想要……放鞭炮，迎新娘……」

我听着这莫名奇妙的歌忍不住紧紧的皱起了眉头打量了一眼那个似乎有点不正常的男人。

男人又高又瘦，穿着一身发臭的脏衣服，脸上又黑又脏，杂乱冗长的头发盖掉了半张脸，我几乎看不出他长的什么样。

不过看他的体格还有状态，我感觉这人年纪应该不大。

「杨兵，胡闹什么呢，这是我女朋友，你他妈吓到她了，赶紧回家去！」

徐辉说着上前冲着那个男人的屁股就是一脚。

就在男人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人的裤子上竟然有两个大洞。

不过那男人似乎完全不在意自己曝光了，更不在意被徐辉踢了一脚的事，还高高兴兴的拍着手唱着刚才的歌。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我心有余悸，抓着徐辉的胳膊问到。

「可不，听说是刺激过度疯掉了。半年前他还是我们村子里的骄傲呢。」

「啊？不是吧，就这？」我有点怀疑徐辉的话，就这还骄傲呢？

「很难想象是吗？可你不知道他是我们县唯一一个考上警官学校的大学生。当时电视台还采访的呢。可惜啊，这小子脑子犯浑在学校谈恋爱就算了，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搞大肚子也就算了，好好带人去正规医院打掉，结果他呢，骗人姑娘去黑诊所打胎，差点没把那姑娘给害死。姑娘家里人去学校闹，他当场就被开除了，回来以后大概受不了打击就疯了，已经疯了大半年了！」

「啊？那也太可惜了吧，好好一个前途给毁了！」我有点替那个人惋惜，也难怪他刚才会唱那么莫名其妙的歌，原来竟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这一闹，我也没心情再欣赏眼前的美景了，跟着徐辉后面快步回了家。

徐辉家在半山腰的地方，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还带着一个院子。

院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

徐辉指着楼下一个房间道：「这是我爸妈的房间，后面一个小房间是我妹妹的，我的房间在楼上，旁边有一个客房，你睡我房间，我睡客房，你要是害怕的话，我不介意二十四小时保护你……」

徐辉说着促狭的笑了起来，我剜了他一眼故意嗔道：「想得美！」

晚上在徐辉家旁边的一个本家婶子家里吃了晚饭，回来以后我一直看书到十二点，正准备洗漱休息的时候寂静的村子里突然嚎起一道女人凄惨的哭声。

只一声便戛然而止。

我打开房门站到阳台上想要再听听的时候，却什么也听不到，一片死寂。

我甚至怀疑刚刚是不是幻听了。

「怎么了小柔？」

就在我狐疑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徐辉的声音，我啊的一声吓了一跳。

等看清身后的徐辉忍不住气的给了他一拳。

「你怎么跟个鬼一样走路都没声音的？」

我本来就被刚才那一声女人嚎哭声给弄的心里不安，徐辉又突然站到我身后，就算我平时再怎么胆大，也禁不住这么吓的。

徐辉嘿嘿一笑，揉着惺忪的眼睛道：「我光脚呢，很晚了，赶紧睡吧！」

徐辉说完转身又进了房间，果然还是一点脚步声没有，我想要问问他刚刚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嚎哭声，可徐辉已经关上了房门。

看着徐辉的房门，我愣了一下，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可仔细想想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带着一头雾水我拿了衣服下楼准备洗漱。

刚走到楼下还没等我进楼下的卫生间，刚才那声凄惨的哭声再次响了起来。

依然很短促，吱一声就戛然而止，可这次我听的很真切。

绝对不是幻听，而且那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突然停止哭声，倒像是被人捂住嘴巴的那种。

想到这，我心里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轻手轻脚的放下衣服准备出院子去看看。

可到了院门口我拧了一下门锁竟然拧不动，院门被从里面锁上了。

这个发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这种门锁只能从里面打开不能从外面打开，徐辉为什么还要把门锁从里面给反锁上呢？

他是防什么呢？

防我吗？

毕竟这个院子里只有我和他两个活物。

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来火，看着楼上徐辉的房间，刚才在心里的那个莫名的感觉再次浮了上来。

之前我没想透为什么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此刻我想通了，是徐辉，自打回来以后他对我似乎格外的冷淡。

也不能说是冷淡，准确的说是疏离。

刚才我被吓了一跳，于情于理他作为男朋友都该关心关心我，可他竟然直接扔下还站在阳台上的我就回房了。

别说他是我男朋友，就算是普通朋友也该问问我为什么站在阳台上吧，可他非但没问，甚至都不给我问话的机会就回房了。

刚才那女人的哭声再次响了起来，他也没有好奇一下，连面都没露，我才不信他那么快就睡着了。

我决定第二天好好问问他，如果不把这里的事情搞清楚，我还是打道回府好了。

好在之后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再听到女人的哭声。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着徐辉从房间出来了也跟着出了房间。

「徐辉，昨晚村子里有女人哭，你听到了吗？」

「女人哭？有吗？我没注意到啊，不过乡下地方半夜有女人哭也正常的，指定又是哪家吵架打老婆了，这种事在农村见怪不怪了！」

「是吗？」徐辉的回答非但没能打消我心里的害怕，反而让我更加不安。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两口子吵架打架确实常见，但是没这种的，嚎一声突然就没声了。

「徐辉……」

「小柔，今天带你去我们镇上转转，顺便买点东西，我们自己开伙，我知道我婶子的手艺不合你胃口，咱们买了东西自己烧这些日子我伺候你，你只管好好复习就行。」

我刚要提出来离开，徐辉便打断了我的话，看着他满脸的温柔，我提出离开的话再次咽了回去。

洗漱好我们没吃早饭就去了镇子上，买了油盐酱醋蔬菜肉食还有一些生活物品什么的。

中午徐辉下厨，我打下手。

他请了一些他本家的兄弟叔伯过来喝酒。

吃饭的时候昨天遇到的那个疯掉的大学生杨兵突然趴在徐辉家的院门上，直勾勾的往家里看。

徐辉的堂兄看到他那样，拿过一个碗夹了些菜又拿了两个馒头冲着杨兵招招手，示意他拿去吃。

「唉，活作孽，他爹妈也不认他了，就在外面打工，既不管他也不给他钱，都是一块长大的，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

杨兵似乎吃百家饭吃习惯了，见徐辉堂兄招手立马憨笑着吸着鼻涕跑了进来，怯怯的看了我一眼抢过饭碗就跑了出去，似乎对于昨天的恶作剧有点不好意思。

我倒是无所谓，笑笑拿了一瓶矿泉水追了出去。

「馒头太噎了，拿着喝吧。」我替他拧开矿泉水递了过去，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转身回了堂屋。

等我回了堂屋坐下杨兵已经不见了。

徐辉的堂兄端着酒杯跟徐辉说话。

「小辉你可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吧，这趟回来怎么也得多待几天，平常你忙，也没空联系，以后可要常联系，要是发财了也带带我们。」

「一定一定，等我混好了，一定带着你们。」

男人推杯换盏起来，话就格外的多，我简单的吃了点便上了楼。

坐到书桌前我正准备看书，脑子里突然想起徐辉堂兄的话。

徐辉一年多没回来了，他家里人也都在外面，昨天他看到杨兵的时候为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来？

按他说的杨兵才疯了半年多，就算他听家里人说过杨兵的事，可头回见他怎么那么确定那人就是杨兵呢？

如此天差地别的一个人，他总要认认吧。

可他却犹豫都没犹豫一下就把杨兵给赶走了。

那样子倒像是很熟悉疯掉以后的杨兵。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到了。

犹豫了一下，我准备给章玲玲发个信息。

让她帮我查个东西，章玲玲家里有点关系，有些事我们普通人查不到，可她家里人却能查到。

我想查查这个杨兵，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此一想我忙掏出手机准备给章玲玲联系一下，就在我拿手机的时候，口袋里带出一个东西掉在了我脚边。

低头瞄了一眼是一张折起来的小纸条。

印象中我口袋应该没有纸条才对，狐疑的捡起纸条打开，只一眼我就被吓的猛站了起来。

「危险，快走！！！！」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却有好几个感叹号。

拿着纸条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个不停。

我不知道是谁在我的口袋里放的纸条。

今天接触的人太多了，去镇上一圈，家里又来了这么多人，谁都有可能在我口袋放上纸条。

我强迫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坐在桌前，我举着纸条仔仔细细的看了看。

纸条似乎是学生作业本上的纸撕下来的，有点发黄，应该是有年头了。

字迹潦草，但是笔力却很遒劲，虽是匆匆忙忙间写出来的，却也能看出这人的文化水平应该不低。

我闻了闻，纸条上有股霉味，就像徐辉家里的霉味一样。

难道是今天来徐辉家吃饭的人匆忙间在徐辉家找的纸写的？

我将纸条拍了下来发给了章玲玲，顺便让她帮我查一下那个杨兵的情况，看看他是不是像徐辉做的那样。

我也不知道我在怀疑徐辉什么。

明明他跟之前一样，可我的心就是定不下来。

也许是女人的第六感作祟，我总感觉这个村子怪怪的。

就在我拿着手机发呆的时候，章玲玲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刚接听还没开口，章玲玲便大呼小叫道：「温柔，你那边什么情况啊，这纸条什么意思？你可别吓我啊，能不能行啊，不然我现在给你订票，你赶紧收拾收拾就回来吧，咱在哪还不能学习了！」

章玲玲这么一咋呼我心里的不安反而减轻了不少。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能应付的。」

「你应付个毛线球啊，这都赶上拍鬼片了，你还应付呢，少废话，赶紧给我回来！」

「玲玲，我真没事，不过那个人的事情你帮帮忙，帮我查一下，一有结果了立马告诉我！」

「你真不回来？」章玲玲没直接回我的话，而是再次反问到。

我肯定的回道：「是，玲玲，我知道你担心我，不过……我想再留两天。」

这个村子一定有问题，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救世主。

但我觉得既然遇上了，在确保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我应该做点什么。

「行吧，我知道我也犟不过你，不过如果真的有危险你一定第一时间回来知道吗？」

「放心啦，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我顺手将桌子上的纸条揉成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纸团，手指轻轻一弹，直接弹出了窗外的杂草里。

「怎么了小柔，跟谁打电话呢？」

我刚将纸团弹出去，徐辉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了起来。

我再次被他吓了一跳。

转身靠在书桌上，我双手抱在胸前不悦且无奈的看向徐辉。

「你走路向来没声音的吗？你再这样下去，我没被复习逼疯也得被你吓死了！」

徐辉尴尬的笑笑，双手插在口袋信步走了进来。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什么情况，他进屋的这几步，我是能听到脚步声的，而且很明显。

「抱歉，我会注意的，给谁打电话呢？我堂兄们见你也没怎么吃，让我叫你下去再吃点！」

「给我同学打电话问问学校的事呢，我已经吃饱了，今天在集市吃了太多小吃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好吧，那我就不管你了，要是饿了冰箱里有吃的。」

「嗯。」

徐辉中午喝的醉醺醺的，我只好将桌子上的碗筷收拾洗了。

等全部收拾好，我来到徐辉妹妹的房门口。

门一打开，一股巨大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只看了一眼便关上了房门。

地上落着厚厚的灰尘，如果有人进去过肯定会留下脚印，可是那地上一个脚印都没有。

纸条不是从徐辉妹妹房间撕下的，那难道是有人提前写好带过来的？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午也没想通，晚上徐辉的一个堂嫂给我们送了一些蘑菇过来。

说是山上采的，特别的鲜，外面买不到的。

我想着中午也没什么剩菜了，便用蘑菇做了一个蘑菇面疙瘩汤。

还真是鲜的不像话，我饭量向来不大，都吃了两碗。

倒是徐辉下午喝醉了，到了晚上也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点就洗洗回房间睡了。

我收拾了也洗洗上了楼准备挑灯夜战。

刚看了一会儿，后窗脚下突然传来一阵簌簌的响声，就像有东西从后窗的杂草里跑过去一样。

我拿起手电冲着外面照了一下，就见一道白影倏地的飘了过去。

我没有眼花，是飘过去，不是跑过去或者走过去。

猛的一把拉上窗帘，我觉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十几年的学习教育告诉我这世界上是绝对没有鬼神一说，刚才那个肯定不是我想的那个东西。

可是……那到底是什么玩意？

徐辉家是依山而建，后墙到山壁的距离只有五六米的样子，因为常年没人在家，后面长满了各种灌木杂草。

人根本就无法走动，就算是动物也很难从后面过，除非是鸟。

可是刚才那个东西，我可以很肯定的绝不会是鸟。

深呼一口气，我小心翼翼的将窗帘拉开一条边向外看去，外面黑黢黢，什么也看不到。

就连刚才那簌簌的响声也没了动静了。

我壮着胆子将窗帘拉的更大了，依然什么也没有。

难道真的是我看花眼了？

我不死心的拿起手电筒再次向外面照过去，就在光线亮起的瞬间，我看到了平生最恐怖的一幕景象。

就见无数血呼呼的畜生从楼下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一只踩着一只想要沿着墙壁爬上来。

等到那些东西凑近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些东西似乎是剥了皮的猫狗狗。

就好像我前几天刚看过的丧尸电影里的那些被病毒攻击过的丧尸狗一样。

瞪着凶残的眼珠，齧着又长又锋利的牙齿，仿佛随时都能冲上来一口咬断我的脖子。

而刚才消失不见的白色影子也再次飞速的从我眼前飘过。

这一次我看的真真切切，那是一个一身白衣披头散发的女人，就像被人勒住脖子吊在树上的冤魂一样。

「啊……」

这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啊一声惨叫了出来。

「小柔，小柔你怎么了？」

我紧紧的攥着窗帘，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怖，只知道一声接一声的大喊。

恍惚间，我好像听见了徐辉的声音。

可破门进来的却不是徐辉，而是一个没有脸的怪人。

明明没有脸，我却感觉那人在阴恻恻的冲着我笑，张牙舞爪的想要活活的撕了我。

「啊……」这一刻除了啊我连救命都不会叫了，眼见的那人已经逼近了我面前，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爬上窗子就想跳下去。

「小柔你要做什么？快下来……」

又是徐辉叫我的声音，可我依然看不到他，我想哭，可是却哭不出来。

这一刻我的脑子里竟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原来人恐惧到极致是不会哭的。

就在我这个奇怪的念头刚起来的时候，那人已经紧紧的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奋力挣扎，却没逃过被那人一把扯了过去并紧紧的抱在怀里。

「小柔，你看看我，小柔……」

还是徐辉的声音，紧跟着我看到好几个没有脸的人跟着闯进了我的屋子，他们有的拽住我的胳膊，有的拉扯我的脚，还有个没脸的怪物竟然想要将我的头给拧下来。

「徐辉，徐辉救我……」

不知道是吓过头了，还是求生欲望激发了我的勇气，我倒是没有刚才那么害怕了，一边奋力反击，一边大声的呼救。

我相信徐辉就在我隔壁，就算睡的再怎么死，我这么大声音他总归能听见的。

「别叫了，再叫把你卖掉！」

那个扯住我脚的人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呼叫而害怕，反而贼贼的笑着说要卖掉我。

「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大丈夫何患无妻，这么好看的女人价格肯定不便宜。」

「就是，有了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我看等明天晚上把她跟那批货一块出了拉倒了，还能多赚个几万块。」

「就是就是！」

那些人一边禁锢着我，一边嘻嘻哈哈的说着。

我听着他们的话，倒是渐渐的冷静了下来。

也不呼救也不挣扎了，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本来想逞一回英雄的，可没想到还没等我想好应对的策略我便沉沉的昏了过去。

临睡之前我还深深的看了一眼那几个没脸的怪物，之后眼前一黑再也没有意识了。

等到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还没睁眼便感觉到一阵刺眼的光照在我的脸上。

「小柔，你醒了吗？」

又是徐辉的声音，想到那些剥了皮的畜生还有那些没脸怪物，我一时有点不敢睁开眼。

「小柔，没事了，你昨晚是蘑菇中毒了！」

啊？

我猛的睁开眼，熟悉的天花板，是我睡的房间。

徐辉坐在我的床边好笑的看着我，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轰的
一下红了起来。

「我……我昨晚是不是闹什么笑话了？」

想起我昨晚说的那些胡话，我脸更红了。

徐辉笑笑，反问道：「昨晚的事你还记得吗？」

我正要说话，突然想起了什么，遂又摇摇头，回道：「就记得
后窗有好多好多丧尸猫和丧尸狗想要爬上来，我吓的半死，然
后就昏过去了。」

「噗……哈哈哈，丧尸猫，我就说让你不要看那些什么丧尸电
影，你偏不听，这回吓的结实了吧。」

「你还笑我，你不是也吃了吗？你为什么没事？」

「我也没吃多少啊，再说我小时候经常吃这些，早就免疫了。
来，再跟我说说，昨晚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我还听着你叫着什
么怪物放手什么的，你还见到什么了？」

「怪物？什么怪物？徐辉，你是不是想套我话呢？」

我故意眯起眼睛斜视着他，就见徐辉的脸颊突然抽了一下，瞳
孔也跟着微微收缩起来，那是人紧张才会有的下意识反应。

「快说，是不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糗我呢？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就算中毒了我也记的真真的呢，根本就没什么怪物，别想骗我！」

「啊……哈哈是是是，我们家小柔最聪明了！」

徐辉哈哈的说着跟着起身要往外面去，「我给你煮了粥，我下去端给你！」

看着徐辉明显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的心却突然沉重了起来。

他刚才确实是在套我的话，所以昨晚我听到的那些话不是梦话，应该是真的有人在跟徐辉说要卖掉我。

抱着胳膊，我突然感觉一阵冰凉。

嘟一声，我放在书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慌忙下地拿过手机是章玲玲打过来的电话。

「温柔，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买票回来！」

电话一接通我连喂都没捞到说，章玲玲严肃且带着警告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拧了拧眉，听了一下外面，徐辉应该没上来，这才放心的问道：「怎么了？」

「隔壁舍花失踪的那个高中同学你还记得吗？」

「是！」

我当然记得，拜那件事所赐，来徐辉家以后我才一直心神不宁，我知道我是受了那件事的影响了。

「她跟驴友去的地方就是你男朋友家的那个县城，我已经查过了，她们进的那座山就在你男朋友的那个镇上，叫什么落英山？」

落英山……

我看着窗外的山壁，那不就是落英山吗？

徐辉家的这个村子就坐落在落英山上，一个没开发却风景独好的山。

「喂？温柔？你还在听我的话吗？」

就在我发愣的时候，章玲玲紧张的叫了起来。

我忙回过神，应道：「我听着呢，还有吗？」

「你让我查的那个人我已经查到了，确实跟你说的一样，不过有一件有趣的事，他的档案没有了！」

「什么意思啊？」我一时有点不明白章玲玲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只是把我堂哥查到的情况告诉你，照理说他就算是被开除了，档案总该有，可是他的档案不见了！」

「你是说……」

「我什么也没说，这只是我个人建议，也是我堂哥的建议，如果不是必要，不要接触他，也不要跟他扯上什么关系。」

章玲玲的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我还没回话，余光里突然瞟到一抹影子。

我忙大声道：「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复习的，你放心，这次考试我必过，你就等着请客吧」

「草，你搞什么，温柔你别吓我好不好？」

章玲玲听着我明显前言不搭后语，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我故作轻松的笑笑，道：「行了，姐不跟你聊了，别耽误姐上进！」

我说着直接挂断了章玲玲的电话，电话挂断我特意又看了一下微信，确定已经删掉了章玲玲的信息，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刚放下手机，徐辉端着粥出现在窗口，透过窗口看了我一眼，冲我笑笑，宠溺道：「来，尝尝我熬粥的手艺。」

徐辉的粥熬的怎么样我是半点也吃不出来，几口将粥喝光我一抹嘴正要开口说话，徐辉却抢先开了口。

「小柔，晚上我亲戚请我过去帮个忙，可能要明天才能回来，你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啊？你一晚上都不回来吗？」我嘴上说着心里却忍不住咯噔了一下。

昨晚中了蘑菇毒我虽然意识错乱了，但是记忆却没有错乱，我清清楚楚的听到其中一个人说明天晚上把我一块卖了。

明天晚上不就是今天晚上吗？

巧合？还是……

反正我是从来不相信这天底下有什么巧合，所有的巧合背后都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晚上怕是赶不回来，你要是害怕的话我请后面的二嫂过来陪你住一晚行不？」

徐辉满脸歉意，我撅着嘴不开心道：「我也不是害怕，就是我不在我身边我心不安定，你让个旁人过来我就更不安稳了，还不如一个人呢，我就是想你在我旁边！」

徐辉捧着我的脸哄道：「乖了小柔，这样，只要你乖乖的自己待一晚，明天我带你去市里给你买个包怎么样？你别看我们这是穷地方，可也是有卖奢侈品的，你上回不是说想要一个什么香奶奶的吗？」

「真的？你真的愿意送给我？」

我故作惊喜的反问到，一颗心却沉到了谷底。

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但是我对奢侈品从来没什么追求，更不会喜欢香奈儿那种调调的包包。

所以，要么是徐辉随口说的，要么就是……有另外一个女人跟他要过这个香奈儿的包包。

「当然是真的，好了，你先休息会儿，我收拾一下！」

「我想出去走走，一直躺着头晕晕的，正好我也没好好欣赏过你们村里的景色呢，我得出去拍点照片，馋死我宿舍里的那帮家伙！」

「好，那你先去逛逛，我收拾好了去找你！」

换了一套运动服带上手机出了徐辉家的院子，我上下看了看，然后选择往山上去。

如果没听错的话，那个哭声是从山上那个方向传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想找到什么，反正就是想要弄清心里的疑团。

刚走没多远章玲玲突然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温柔，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现在在干嘛，你给我立刻马上收拾东西回来，立刻！」

章玲玲的声音很严肃，刻不容缓。

「怎么了玲玲，你是不是又查到什么了？」

「温柔，那个驴友被抓了！」

「驴友？什么驴友？」我懵了一下，一下子没明白章玲玲说的是谁。

「隔壁舍花的那个同学，几个人只回来了一个，原本她的说辞是她迷路了，等她找回来以后才发现其它人都失踪了，她只好一个人回来。可是现在她被抓了，这后面的事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敢置信。

身处和平年代，国泰民安，治安良好，在我的身边最多就是小偷小摸的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时竟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舍花的朋友……被害了？」

「是不是被害了我不知道，反正这事肯定小不了，你等着，我发个资料给你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我现在知道的也不多。」

章玲玲说着挂断了电话，片刻之后给我发了一份资料过来。

是那个驴友的资料。

随着资料的还有好几张照片。

姑娘长的还不错，就好像邻家妹妹一样，明明不认识可看起来却有种熟悉的感觉，我一张一张的翻着，翻到后面我在屏幕上滑动的手突然僵了那里。

章玲玲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资料看了吗？她的地址就是你男朋友那边的，也就是说她是那边的当地人，一个当地人在本地怎么可能会迷路？你不觉得这里面很有问题吗？」

「是！」

是有问题，而且问题太多了。

而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那个女孩的身份地址和徐辉的身份证地址是一模一样的，连门牌号都是一样的。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孩非常喜欢香奈儿。

「知道是你还不麻溜的收拾东西回来？我告诉你温柔，这事大发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答，我不管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总之那是一个是非之地，你赶紧给我回来！」

「玲玲，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回去！」

「温柔……」章玲玲显得很是生气，「你是想死还是想气死我？这他妈已经刻不容缓了好不好，你还明天？」

听到章玲玲似乎是真的生气了，我忙好声哄道。

「玲玲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回去，现在没车了，我根本就没法离开！」

从这里回去的火车确实是没有了，不过没有火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想搞清楚今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徐辉和那两个人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草……」章玲玲恨恨的咒骂了一声也不说再见直接挂断了电话。

握着手机我是哭笑不得。

无奈的耸耸肩，我继续往上面去，刚走两步一个黑影突然冲了出来。

我吓了一跳，定睛看去这才发现竟然是那个杨兵。

他还穿着之前的衣服，不过身上明显更臭了点。

我想起那张纸条，咬了咬唇到底还是上前一步。

「我口袋的那个纸条是不是你放的？」

我仔仔细细的想过了，最有可能放那张纸条的人只有杨兵，而且章玲玲的调查其实也等于间接的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呵呵，放鞭炮，迎新娘，新娘是个美娇娘……」

我刚以为杨兵要告诉我的时候，杨兵突然傻傻的笑了笑，然后再次唱起了那个让我有点反感的歌谣来。

「小柔！」

我正要打断杨兵的唱歌，徐辉突然在后面叫了我。

听到徐辉的声音，我瞬间明白了过来。

我用只有我和杨兵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我知道你不是真疯，徐辉晚上要出去一夜！」

我话刚说完，就见杨兵的神色明显的变化了一下，不过很快便又恢复了那副傻傻呆呆的样子。

「小柔，你没事吧？杨兵，你他妈再敢吓我女朋友老子跟你客气了！」

「呜呜，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呵呵呵，放鞭炮，迎新娘……」

杨兵被徐辉吓的抱着脑袋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嘴里还不停的唱着那个讨厌的歌谣。

因为徐辉的突然过来我也没心思再转下去，跟徐辉走了一会儿便回了家。

晚上徐辉陪我吃了晚饭然后嘱咐我锁好门便走了。

我坐在楼下的堂屋里看着手机上的徐辉的手机定位果然是一路往山上去了。

徐辉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居然会偷偷的定位了他的手机。

换上一身黑色的运动服，我趁着天黑透悄悄的摸出了家门。

徐辉的手机定位停在了村子最南边的一个地方，我很怀疑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出了村子的范围，或许都没有人家了。

不出我所料，当我按着定位赶到那的时候，那里果然已经出了村子的范围，是一个橘子园。

依山建了一个比较简陋的房子，估计是橘子季节的时候用来临时住人的。

我小心的靠了过去，还没等我靠近突然听到一阵低低的哭声。

说实话这个点在这种地方听到女人哭声那种恐怖感绝不亚于一个人半夜在家看咒怨。

我不敢打开手机的手电功能，只能凭借着天上的一点星光勉强辨别方向，可我努力的辨别了一下，也没找到那个哭声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呜呜……」

就在我悄悄的摸到一个棚子边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那哭声是从哪里传来的了。

地底下，哭声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准确的说是从我眼前这个棚子的地底下传出来。

声音嘶哑绝望，显然是哭了很久已经把嗓子给哭哑了。

我悄悄的摸进棚子里，脚轻轻的点着地面，果然，就在棚子正中间的地方，有一块木板。

我蹲下身子小心的将木板拉开一条缝。

「王亚杰，王亚杰！」

我压低声音，整个人几乎贴在了地面上，小声的叫到。

王亚杰是隔壁舍花的高中闺蜜，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在里面，此刻我只能赌一下。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短暂的沉默之后，下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情说不上是什么感受。

五味杂陈。

王亚杰的回应证实了我的猜测，同时也证实了徐辉的真正身份。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司的老板，而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人贩子。

他和她妹妹一起以谈恋爱，邀请驴友野游等由头骗了大学生来这边。

这边山高路远，如果没有当地人带领就算是发现了自己被骗想要跑也是难。

此刻我不知道该庆幸自己命大还是庆幸徐辉对我还有三分感情，没有当我是他的目标。

不然此刻的我大概跟王亚杰她们一样在这个地窖里绝望的哭。

我没空跟王亚杰多说，忙低声道：「我叫温柔，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我是肖雅的同学，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肖雅就是隔壁宿舍的舍花，我相信王亚杰应该会相信我的话。

果然，这一次王亚杰没有半分犹豫。

「温柔，求求你，求求你帮我们报警吧，我们是某高校的大学生，被徐妍给骗过来的，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我的出现对于王亚杰她们来说就像是绝望中冒出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你们下面有几个人？」

「我们有五个女孩！」

「好，你们等着，我看看有没有梯子什么的。」

我其实能拉到下面人的手，但是我的力气不够大，下面的人也被虐待的不轻，根本没有力气抓着我的手上来。

就在我准备去找梯子救人的时候，那边的简易房子里突然出来一个男人。

「谁？是谁在那？徐辉，二胖，快出来！」

几乎就在瞬间，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心扑通扑通好像要从跳出来一样。

下意识的我拔腿就跑。

却不知道这一跑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动静。

说话那人已经追了过来，我慌不择路，竟然忘了来时的路，一头扎进了橘子林里。

这一刻，我连后悔都忘了，只没命的奔逃。

后面似乎是徐辉他们追过来了，我听到他们在说要分开包抄我。

隐隐绰绰的手电筒光线晃的我心越来越慌。

好在我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将自己隐藏在了橘子树丛里。

「妈的，肯定是徐辉那个娘们，我就说把她一块卖了，省的坏事非不听！」

「哼，徐辉舍不得卖能怎么办，不过这回舍不得也得舍得。」

「行了，都他妈闭嘴吧！」是徐辉的声音，恼火带着不悦的愤恨。

也不知道是在气我跟踪过来还是气他的同伴。

徐辉说着脚步声渐渐向我这边靠了过来，我躲在一颗比较大的橘子树下瑟瑟发抖，连喘气都不敢喘一下。

平原长大的我实在是跑不动这山路了，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去，我只希望他们眼睛瞎一点，不要发现躲在树下的我。

「徐辉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娘们除了长的好看点有什么好的，你一个人贩子还真想娶个良家妇女过日子了？」

「就是，你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哪天她知道了你的身份你觉得她还能跟你过日子吗？不把你送进大牢里才怪！」

「行了，都他妈给老子闭嘴！」

徐辉的声音越发暴躁，而相比他暴躁的声音更让我恐惧的事他此刻就站在我躲着的这棵树旁边。

只要他的手电筒往我这边照过来，就一定会看到我。

我紧紧的抓着树干，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老话说怕什么来什么了，就在我的指甲都快抠进树皮里的时候，徐辉的手电筒没照到我这边来，另外一个人却突然蹲了下来，将手电筒对着树根下挨着照了过来。

我看着那束光线慢慢的往我这个方向移动过来，心底绝望到了边缘。

跑也跑不了，躲也没处躲。

就在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徐辉突然拿着手电筒对着那个同伴的脸照了一下。

然后不爽道：「行了，别他妈乱照了，赶紧追，小妍今天一天都没联系上，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们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那人被突然照过去的亮光刺的下意识的别过脸去，手中的手电光束也直直的从我的脸上滑了过去。

我几乎是差点就惊呼出声，牙齿都快将嘴唇咬出血来才忍住没发出尖叫声。

听着徐辉几人渐渐跑远，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几卡车的德才让我逃过一劫。

顾不得多喘气，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几乎是手脚并用的爬回了棚子那里。

「王亚杰……」

我也顾不得去找梯子了，直接来到地窖前。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十几分钟前还在下面的几个姑娘居然不见了。

难道徐辉还有同伙？

他的同伙把女孩们给转移了？

就在我思索不定的时候，徐辉他们似乎没追到我又回来了。

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也顾不得救那些女孩，拔腿就往山下跑。

此刻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离开这里，哪怕是爬都要爬出去。

徐辉他们不知道是发现我跑了还是发现那些姑娘不见了，竟然朝着我这个方向追了过来。

耳听的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心也越来越慌，越慌就越要出乱子，我竟然左脚踩右脚一个趔趄把自己给摔了出去。

我慌忙爬起来徐辉他们的声音已经就在我身后没多远了。

我左右看了看，倒是有两户人家，可是我跟人家根本不熟悉，也不好上门求救，另外时间也不允许我上门求救了。

最关键的还是我怕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跟徐辉他们一伙的，那我上门求救岂不是羊入虎口？

顾不得那么多，我只得继续往村子里去。

我双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加上天又黑的很，我只能凭感觉跑。

刚才摔了一跤，膝盖处疼的不行，我估计肯定是破了，一阵阵钻心的疼涌上来，我也越跑越慢。

身后徐辉几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妈的，徐辉我告诉你，这小娘们绝对不能留，咱辛辛苦苦弄来几个小娘们现在可好，全让她给放了！」

「真他妈晦气，当初就不该听你的。」

徐辉的同伙声音中带着怨恨和狠毒，我知道我一旦落入他们手中这辈子也就完了。

可老天捉弄人，我越是想跑快点膝盖就越疼，心口也是疼的不行。

早知道我有一天要这样逃命，我说什么也得好好练练跑步。

「站住，我看到你了，你今天别想跑了！」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那人突然大喝一声，我被吓了一跳，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看到我了还是诈我的。

但是不管真假，我知道我一定不能停。

「啊……」

就在我跑的快要崩溃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将我猛的往旁边的一个院子里一拽，我刚啊一声，那人突然捂住我的嘴巴。

「嘘！」

捂住我的嘴，那人噓了一声。

我看不清那人是谁，也听不出声音是谁，只闻见鼻子里一股浓郁的肥皂味，就像是刚洗过澡的那种气味。

那人紧紧的捂着我的口鼻，我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眼看着徐辉几人从我面前不远处跑了过去，那人这才放开了我。

「跟我走！」

男人说着也没松开我的胳膊，拉着我往屋子里去。

我挣扎了一下。

「你是谁？」

「不想被他们卖掉就跟走！」

男人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听出了这个声音是谁。

「你是杨兵？」

男人顿了一下脚步。

「是！」

「我口袋里的纸条也是你塞的？」

「是。你有问题也请安全以后再问！」

杨兵声音很冷也很严肃，同白天那个痴痴傻傻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我不敢再多问，也没有离开，跟着杨兵一起进了屋。

刚一进去我便察觉到屋里有人。

「温柔是吗？」杨兵问到。

「是！需要我做什么？」我知道杨兵肯定不单单是救我这么简单。

「从后面的窗子爬出去，有一条不太好走的山路可以通向山顶，你们翻过去，那边有救你们的人！」

「那你呢？」

「我不用你管，带着她们一起逃出去！」

杨兵说着推着我用微弱的光线替我们照明，我看了一下，发现屋内果然有五个女孩。

「你什么时候救的她们？」我就说刚才徐辉的同伙为什么会那样说，原来是杨兵救走了她们。

「别废话了，赶紧走！」

杨兵声音刚落，外面的大门被拍的震天响。

「赶紧走。」

杨兵又催促一声，打开窗户让我们赶紧出去。可刚跳出去一个，前面的大门轰的一声被人直接踢开了。

啪的一声，屋内灯亮起。

就先徐辉三人像是三个死神一样站在了堂屋门口。

「杨兵，你个狗日子的鳖孙，还真能装，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

一人说罢，另一人跟着接话。

「徐辉，抓住杨兵，小妍肯定是落他们手里了，抓住他去换小妍！」

徐辉始终没吱声，越过杨兵的身子看向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还慌的不行的我，此刻反而淡定了下来。

迎着徐辉的眼神我冷冷的看过去。

这就是我谈了将近一年的男朋友，我甚至打算等我考上研究生就带他回家见我的父母。

可如今，他竟然以一个人贩子的身份站在我的面前。

「徐辉，你真的要卖了我吗？」

我挪了挪脚步坚定的质问到。

徐辉没有回答，只是嘴唇蠕动了一下，倒是杨兵后退了几步，将我们几个姑娘护在身后。

「温柔，记住我刚才的话！」

杨兵低声说了一句，捏起拳头就准备冲上去。

就在杨兵冲过去的瞬间，我一把拉下旁边的总开关。

屋内再次陷入黑暗之中。

我推着几个女孩让她们从窗口爬出去。

「用我的手机照明，快走！」

我将手机递给其中一个女孩，也不管她们，转身摸起一把早就瞄好的铁扳手捏在手里。

冲着徐辉三人就拼了上去。

杨兵已经跟徐辉三人扭打在一块，我不知道杨兵在学校的时候学了多少本事，反正这一刻，我是豁出命要跟徐辉拼上一拼。

刚才灯亮的时候我已经将屋内的摆设牢牢记在心里。

此刻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能勉强看到屋内几人的影子。

杨兵是最高的，徐辉第二，其它两人都相对矮一下。

杨兵已经和三人扭打在一块，我拎着扳手虎里虎气的就冲了过去，到跟前扯着其中一人的耳朵，用力往下一拉，然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举着扳手冲着他的脑袋就狠狠的砸了下去。

就听啊一声惨叫，那人直接瘫在了地上。

昨天晚上我就发现有一个男人带着一只银色的大耳环，当时中了蘑菇毒也看不清脸，只看到一个怪物的耳朵上戴着一个耳环，刚才看到，我几乎可以确定昨晚就是他们。

所以我才敢赌这一下，准确的找到那个人，扯住他的耳环，他吃疼肯定不会防备我的偷袭。

果然，我成功了。

解决了一个，我又冲着徐辉过去。

我知道我不是徐辉的对手，甚至他一只手就能掐死我。

可是此刻的我就像一个赌徒一样，已经赌红了眼。

我赌徐辉对我还有一点感情。

只要我能拖住徐辉，杨兵就一定能解决另外一个。

紧紧的抱住徐辉的腰，我死命的往外推。

「温柔，放开我，我不想伤害你！」

「我不放，徐辉，跟我去自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

「温柔，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再说一遍，放开我！」徐辉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温度。

「不放，除非你跟我自首，不然我就是不放手。徐辉，想想你的父母，再想想那些女孩，她们也跟我一样，都有一个像你爱我一样的爱人，你卖了她们，那些爱她们的人又该怎么办？」

「够了，少跟我说这些废话，松开！」

徐辉有点恼怒，用力的将我的手搬开，我十指交叉，死死的抱着徐辉的腰，将脸贴在徐辉的心口上。

我开始哭，越哭越凶。

一边哭一边说：「徐辉，你他妈是我男人，我怎么可能看着你一错再错，今天就算你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让我的男人继续糊涂下去。」

贴在徐辉的心口上，我能明显察觉到徐辉的身子有渐渐的放松下来。

这一刻，我知道我又赌赢了。

那边杨兵已经制服了另外一个人，正要过来拿住徐辉的时候，徐辉就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一样，一把甩开了我，拔腿就往外跑。

「不许动！」

就在他刚跑到院门口的时候，外面突然亮起了灯光，一声严厉的厉喝声伴着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将徐辉定在了那里。

灯光亮起，我一屁股瘫在地上，袖子上和衣服上都有血，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还是那个男人的。

三个人被带走了，杨兵回过头来看着像条死狗一样瘫在地上的我，突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徐辉三人贩卖妇女罪名成立，不知道是为了赎罪还是为了什么，徐辉不但主动认罪，还将他的上线下线全部供了出来。

而杨兵则延着徐辉交代的线索一举破坏了一整个犯罪链。

半年后，我去拘留所看过徐辉一次。

他瘦了很多，也也不像从前那么精神，看到我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直到我要走的时候，他才开口说了一句。

「对不起小柔！」

我笑笑，「谢谢你徐辉！」

「我这样对你，你还谢我？」

「那天晚上在橘子园里，你看到我了是吗？」

「……」徐辉没有回答我，默默的放下了电话，起身定定的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到声音，但却猜到他说了什么。

「对不起，我爱你！」

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迎面过来一辆越野车，我没注意，正准备过去的时候，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温柔！」

我转头看去，愣了一下才认出来是杨兵。

「杨兵？」

「是，有空吗？一起吃顿饭？」

对于杨兵的邀请我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对于半年前的事我心里的疑惑太多太多。

吃饭的时候，杨兵终于将我所有的疑惑全部解答清楚。

当初我跟着徐辉回去的时候，杨兵以为我也是被徐辉骗回去的大学生，所以他就想用吓跑我这个方式救我，那首歌谣意思其实很明显了，可惜被我曲解了。

见我没被吓跑之后杨兵又用纸条警告我，可我依然无视了。

最后为了吓跑我，杨兵不得不搞出了那一出闹鬼的戏码。

所谓的会飞的白色东西，不过是一个用白布包着的篮球，投出去的时候白布飘扬，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我正式为我那天的事向你抱歉，不管出于什么，我装鬼吓人总归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原谅我。」

知道了所谓的篮球闹鬼事件，杨兵诚恳的跟我道了个歉。

我摆摆手，丝毫不在意。

「我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

「不过话说回来，你看起来胆也挺大的，怎么那天反应那么大，又喊又叫还胡言乱语的，我当时在徐辉家楼下都怕你真被吓出点什么来。」

杨兵不知道我蘑菇中毒的事，一直以为我发癫一样的大喊大叫是被他弄出来的鬼吓的。

「嗨，我那天说来也是难为情，我误食了有毒的蘑菇，好巧不巧赶在那个时候发作了！」

「什么？你吃了毒蘑菇？难怪，难怪你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我也是后来回去以后查了资料才知道山里的那些野蘑菇性质不同，有的有毒有的没毒，有的早上采没毒，有的下午采可能就有毒。

还有些煮着没毒，炒着吃就有毒，反正是防不胜防。

至于中毒后的各种症状也是不尽相同，看到什么的都有可能，我那天的反应完全属于正常反应。

只是没想到我中了一场蘑菇毒，却把徐辉和他的同伙给引了出来。

「闹鬼的事我真不怪你，说来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你，我此刻有没有机会坐在这跟你吃饭都是两说。」

「呵呵，你也不用谢我，如果那天没有你莽撞的冲过去引走了他们，我还真没法那么顺利的救到人。」

再次说起那天晚上惊心动魄的事，杨兵突然摸着下巴审视的看着我。

「话说，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装傻的？」

杨兵在老家潜伏了半年多都没人发现他是装傻，没想到最后竟然被我给看破了。

我抿唇笑笑，端起酒杯道：「因为我有一双天眼，能窥破人心！」

对了，忘了说了，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心理学，我的特长便是看人，只是可惜我却没能看透徐辉。